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优化路径研究

杨婵琳 杨丽莉 (通讯作者)

常州大学, 江苏常州, 213159;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大部署, 其中人才与文化振兴是关键环节。农村音乐教育既是提升乡村学生审美素养的重要途径, 也是传承乡土音乐文化、塑造乡村精神文明的关键载体。然而, 当前农村音乐教育仍存在政策落实滞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音乐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升以及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动力不足等问题。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和教育公平的视角, 采用文献分析与案例梳理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分析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面临的现实困境, 并从政策支持体系、教育资源整合、教师培养机制以及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认为, 构建多元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 健全本土化导向的教师培养与发展机制, 促进数字化平台与乡村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是推动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乡村音乐教育质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研究结论对优化乡村教育结构、传承乡土音乐文化、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音乐教师; 专业成长; 优化路径; 协同创新

DOI: 10.64216/3080-1516.26.03.092

2024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这一意见的出台,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明确了全面落实乡村振兴的价值方向。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受城乡发展差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评价体系导向等多重因素制约,农村音乐教师在数量配备、专业背景、职业认同和发展支持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专业成长面临诸多困境。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学生的音乐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也阻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如何运用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已有的政策以及手段推动乡村美育教育的发展,音乐教师专业的发展路径是其根本内驱力。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与教育公平的时代背景,以农村音乐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农村音乐教师的现状、需求,剖析现存发展障碍,探索和构建适合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路径,为农村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而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教育公平,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价值意涵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为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再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系统部署。然而,受多方面因素限制,农村音乐教育仍处于劣势地位,农村音乐教师作为连接乡村教育均衡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关键纽带,其专业成长与职能发挥对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打破城乡之间知识壁垒、促进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多维价值。

1.1 农村音乐教师是乡村美育与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

相较于城镇学校,乡村学校的美育资源供给更依赖教师个人能力与学校组织支持。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或支持系统缺位,往往直接导致课程“开得出但上不好”,甚至出现音乐课被挤占、弱化的现象,进而削弱学校美育的整体效能。此外,农村学校还存在教材内容单一、教学形式表层化、本土资源转化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与价值认同;制约了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知学习以及审美素养的整体提升,也对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造成阻碍。

总体而言,培育农村专业音乐师资力量,不是强调个体万能,而是必须为农村音乐教师配置“可生长的制度土壤”——包括可获得的资源支持、可持续的专业共同体与可被认可的职业发展通道。

因此,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应落实培养农村专业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资源配

置等举措,为认真落实农村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保驾护航。

1.2 激活乡土文化传承与共同体认同的“文化价值”

农村音乐教师的专业成长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意义。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与空间的更新,更是乡土文化的再生产与共同体精神的重建。音乐教师既是课程实施者,也是地方文化资源的“阐释者与转化者”。当教师具备更高水平的音乐素养与课程转化能力时,乡土民歌、地方戏曲、民俗音乐等资源才能从“素材”进入“课程”,从“零散呈现”走向“结构化教学”,实现地方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日常化、制度化与审美化传播。更重要的是,教师通过对地方音乐的再阐释,可将乡土文化转化为学生可感、可学、可创的文化经验,促成乡村儿童对本土文化的积极认同,形成“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行动”的内在链条,从而让学校成为乡村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节点。

1.3 促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与教育公平的“育人价值”

农村音乐教师的专业成长,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的成长上,其第三重价值意涵在于:通过提升乡村学校艺术教育供给质量,促进学生审美素养、情感能力与创造能力的整体发展,从而在更深层面推进教育公平。相较于硬件资源的短板,乡村学校美育的“关键变量”往往是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课堂行动能力:教师是否能够基于课程标准把音乐课从“唱会”引向“会听、会想、会表达、会创造”,决定了学生能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体验与艺术学习机会,也决定了乡村学校美育能否摆脱“象征性开课”而走向“实质性育人”。

因此,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育人价值,应当被理解成为一种“以高质量美育推动乡村学生全面发展”的长期机制建构:它既要求教师在专业能力上实现从“会教”到“善教”的跃升,也要求学校与区域教育治理层面提供稳定的课程保障与评价支持,使乡村学生真正享有高质量的美育资源与成长机会。这样,乡村美育才能从“补短板”走向“育新人”,与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目标形成内在一致。

2 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困境及生成机制

2.1 政策落地滞后,体系不够完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让所有在校学生都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各部门迅速开展工作,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针对上海市郊进城务工子弟所在院校基础薄弱、美育意识淡薄等问题,梳理存在困境,迅速整合资源,为他们搭建学习平台,配置适用于城乡学校学生的“共享艺术菜单”,大大缩小了城乡学生艺术素养差距;宁夏贺兰县通过“专递课堂”落实解决乡村学校师资匮乏问题,多元协同管理,保证课程开齐、开足、开好。

然而因政策统筹制定具有落地滞后性,且不同的乡土生活造就了乡村教育的“独特性”,政策的出台无法确保其能够“一政策一落地”,由于部分政府或教育者只为响应国家号召,并未真正考量音乐教育发展的真正价值内涵,因此大多乡村学校美育教育还存在大量基层政府不重视、资金周转困难、乡村教师福利得不到保障、群众对音乐教育功能意识淡薄等严重滞碍城乡发展的现象,甚至存在美育课程稀缺的美育空白等严峻考验,导致文化振兴效果差强人意,出现脱节。

2.2 资源配置不均,专业教师供给不足

近年来,中央通过资金引进、精准帮扶、搭建线上+线下多数字平台联动、组织“戏曲进乡村”等方式多措并举,直达基层。例如浙江省为增强和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创的特色品牌项目“春泥计划”,各地部门依托农村文化礼堂、社区家园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多方阵地,因地制宜地开展多项丰富多样的暑期活动。通过渗透大量活动在家庭、学校、社区中,作为传承文化的桥梁,让学生们在艺术的丰厚滋养中开拓视野、探索更广袤的世界。此类活动通过充分联合各方文联组织力量,精准对应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生机。但资源分布仍存在局限与不均性,城乡差异彰明较著。具有“标准化”而非“弹性对焦”的资源配置模式会导致譬如资源供应衔接不及时、资金不足、音乐器材缺乏本土化等带来的连锁反应如教学设备得不到基本满足、音乐配器得不到普及以及包括政府或社会、学校的扶持资金有限,用于开展美育教育的部分便更为不足,长效合作机制严重缺失,导致乡村教育工作日渐式微。

近年来,“优师计划”“志远计划”等举措的实施,无不彰显国家对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但研究表明有77%的教师不愿到物资匮乏的乡村学校任职,而

“自愿到乡村任教”的教师比例只有38%。

从教师职业生涯视角看，乡村音乐教师流失常与“工作负荷—专业成长—职业尊严”之间的失衡相关：兼任行政与跨学科教学挤压了学科实践时间，缺少专业共同体导致成长停滞，而评价体系又难以体现其在校园文化与学生发展中的贡献，最终形成‘努力无回报’的离职推力。

2.3 音乐课程资源与数字资源不均，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动力欠缺

教材之外的音视频资源、器乐与合唱资源、地方曲目谱例等缺乏系统供给，教师更多依赖个人经验零散搜集，难以形成课程持续迭代。数字平台虽然降低了资源获取门槛，但乡村学校网络条件、设备维护与教师信息素养差异仍影响资源有效使用。

数字资源不均衡不仅是“有没有”的问题，更是“能不能用”“用得好不好”的问题。乡村学校常面临网络不稳定、设备维护缺位与教师数字素养不足的叠加困境，导致优质资源难以转化为课堂中的有效学习活动。

乡村地区并不缺少文化资源，缺的是将资源转化为课程内容与学习经验的机制与能力。其生成机制主要表现为：乡土资源缺乏谱系化整理，教师缺乏田野采录、改编创编与课程化设计能力，学校缺乏与文化馆、非遗传承人等主体的稳定合作安排。

3 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优化路径

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短板”往往并不在教师个体是否努力，而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专业支持断裂与课程资源难以转化等结构性因素。基于“制度保障—能力提升—专业支持—课程转化—生态协同”的逻辑链条，优化路径应从县域治理与学校实践两端同时发力，使教师成长嵌入可持续的教育治理与文化发展体系之中。

3.1 强化县域统筹，构建协同治理的责任链条

县域是链接宏观政策与微观教学的关键层级，其统筹效能直接决定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政策落地的有效性。

首先，应建立以县域为单元的“任务-资源-责任”清单式管理制度，将音乐课程的开设率、教学质量、活动开展等纳入学校办学质量督导评估体系，并通过课表公示、随机抽查、结果通报等机制，确保音乐课时不被挤占，实现从“开齐开足”的底线管理向“开好开活”的质量

管理跃升。

其次，在教师配置上，需统筹编制与岗位设置，推行“县管校聘”与教师轮岗制度。针对小规模学校，可探索“片区走教”、“集团校共享教师”等柔性机制，并配套相应的交通补贴与绩效激励，保障专业师资在岗在位。

最终目标是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责、部门协同的闭环责任链，为教师专业实践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2 聚焦岗位胜任力，重构教师培养与发展体系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在于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贯通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

职前阶段，应在师范教育中深度融合乡土文化模块，通过田野采风、微课创编等实践，培养师范生的文化转化与课程开发能力。职后阶段，则需实施分层、情境化的培训模式：针对新任教师，开展以课例研究为核心的“跟岗研修”和同伴互助，快速提升其课堂教学基本功；针对成熟教师，则侧重校本课程开发、艺术活动统筹等专题研修，鼓励其成为区域教研的引领者。

同时，必须优化职称评审与绩效评价体系，将课程建设、社团指导、文化传承等隐性工作纳入评价指标，设立“教学成果档案袋”，使教师的专业贡献可视、可评、可激励，从而形成“入职-成长-成名”的清晰职业发展通道，增强职业吸引力与稳定性。

3.3 培育教研共同体，激活持续发展的专业生态

个体的成长离不开共同体的支撑。应构建“县域教研中心-片区共同体-校本教研”三级联动的专业支持网络。该网络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共同的任务驱动与知识生产机制。例如，定期组织跨校的集体备课与课例研究，围绕典型课型形成可推广的教学范式和评价工具。同时，亟需建设一个高质量、易使用的数字化资源库，以“曲目-谱例-示范-教案”一体化资源包的形式，为教师减负增效。该共同体不仅是资源共享的平台，更是专业对话的场域，能通过持续的课堂诊断、问题研讨与成果分享，帮助教师形成共享的专业语言与判断标准，从而提升课堂教学的整体质量与可持续性。

3.4 深耕校本课程开发，实现文化传承的课堂转化

破解教学内容与本土文化脱节的关键，在于将乡土音乐资源系统地转化为优质的校本课程。这一过程需经历“资源谱系化整理-教学任务化设计-社区协同化实施”三个阶段。

首先,联合文化部门、非遗中心对地方音乐资源进行学术性梳理,建立标注清晰、便于教学的本地曲目库与数字档案。其次,基于项目化学习理念,设计如“民歌新唱”、“节庆音乐设计”等真实学习任务,将唱、奏、创、演、评融为一体。最后,积极引入非遗传承人、乡村艺术团等社区力量,建立“传承人驻校”等长效机制,将课堂延伸至文化现场,使学生在真实的文化实践中深化理解,实现乡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

3.5 推动文化协同融合,拓展美育赋能的社会功能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音乐教育应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发展大局,拓展其社会价值。学校可与公共文化服务、文旅产业建立协同机制,构建“校园-文化馆-乡村节庆”的展演链,使学生的艺术实践成果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为深层的是,可探索“艺术赋能产业”的路径,引导学生参与地方文旅推广、农产品品牌音乐创作等项目,使美育成果直接服务于乡村经济与文化发展。此举不仅能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更能彰显音乐教育在凝聚社区情感、激发乡村内生活力方面的独特价值,最终形成美育与乡村建设相互滋养、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并非单纯的个体职业发展议题,而是关乎乡村学校美育质量提升、乡土文化活态传承与乡村社会精神重建的综合性命题。面向乡村振兴的长期目标,应进一步推动学校美育治理的精细化与学科适切性,加强乡土音乐资源的课程化转化与专业共同体建设,使农村音乐教师真正成为乡村美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稳定支点。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的优化路径强调以县域统筹完善制度供给,形成可执行的责任链;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重构教培通道,形成“入职—发展”的连续支持;以教研共同体强化专业支持,提升课堂质量的可持续性;以乡土音乐为核心开发校本课程,打通课堂与文化传承的壁垒;以文化协同拓展实践场域,构建可循环的乡村美育生态。其核心意涵在于:把农村音乐教师专业成长嵌入“治理—专业—课程—文化”联动机制之中,通过制度保障实现课程底线,通过专业支持提升课堂质量,通过课程转化厚植文化认同,通过生态协同放大育人成效,

从而推动乡村美育从“有无”层面的补短板迈向“优质均衡”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农村音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仍需持续深化。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与教师专业成长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赋能个性化学习与精准教研。另一方面,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师成长路径差异性研究,以及各项优化路径的实施成效评估,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唯有如此,方能不断优化实践策略,真正推动乡村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Z],2024.02.0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5.htm.
-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Z].2020-10-14.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 [3]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S].2022.
- [4]教育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有关情况[EB/OL].2022-04-14.
- [5]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Z].2022-09-2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2209/t20220930_666329.html.
- [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举行新闻发布会[EB/OL].2024-02-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0295.htm.

作者简介:杨婵琳(2000.08-),女,汉,山西省,常州大学赵元任音乐与戏剧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杨丽莉(1979.01-),女,硕士,常州工学院副教授,常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